



鄉黨論

張九

予觀鄉黨一篇每讀一事必為三歎其歎者何也歎其弟子之學夫子不亡其德之末而後於鄉黨無形之中也
中庸曰為難矣天魚躍乎淵言其上下察也古人之學其精深也如此夫至於鄉黨則其德何哉天
子乃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察之之妙如此蓋弟子於孔子則請益之之端矣夫子則
黨燕居宗廟朝廷飲食寢處言語應對一皆天理初未嘗有一毫私意介於其間也亦不知弟子隨處感
備纖毫察之乃至於此也使夫子勉強為之得於彼者或失於此合於此時或悞於彼終合彼此始終無一
一節之差則天理之全為可知也今予端心一意以渺渺之思追當時之事如入其淵中與弟子之所
夫子之顏色威儀觀夫子之音旨訓誨使人心醉而意清則當時弟子之所學夫子之動也天
其發於音聲見於步履形於衣服著於寢處莫不於飲食無非天也其靜也天也其動也天也其行也天也其
未著飲食未與亦無非天也夫子之動也是天理之應於用也弟子之動也是天理之應於用也
全其體也聖弟子即其靜處而察之且動者天也其靜者天也其動者天也其靜者天也其動者天也其靜者天也其動者天也
之動吾之察處亦動夫子之靜吾之察處亦靜夫子日日示此聖弟子日日見此夫子念念出此聖弟子念念用
此吁何不於此而徑入乎或動或靜皆出天理或見或寂亦出天理彼天子有何聲色臭味以悅人使聖弟子察
之至於此哉墮於人欲者志氣紛亂思慮飄盪豈肯一念專靜深觀夫子於俄頃乎以是逆知聖弟子之所得其
此道滅絕學者倒失其宗其高者談天說道空虛渺渺而不經於世用其下者博聞強記繡句繪章以投合世俗
之耳目求僥倖於旦暮求江海於蹄涔邈乎其無有此學也是故孔子之心盡發於鄉黨孔子之用盡著於春秋
不學鄉黨無以知春秋之用不學春秋無以知鄉黨之神吾儕幸得享此太羹元酒之味聞此朱紅疏粢之音如
因陶匏以見上帝如因掃地以見皇天可不自慶何幸知聖門之可入乎倘惟懷疑惑之心起世俗之見是終無
以望聖人之門牆而入聖人之閥與也醉生夢死雖名高人實異物也嗚呼

孟子論

應仲友

義利之說相貴以為用不患其並立而患利之偏勝此聖賢之立言所以不同也易以元亨利貞為乾之四德文言釋之曰利者義之和也義利豈可以相無哉至孟子遊於戰國始專以義為言凡及於利者必深詆之非惡於利而好為甚高之論也因時救弊不得不然也昔者堯不以天下利丹朱而以舜利天下舜不以天下利商均而以禹利天下當時信之後世仰之灼知堯舜以天下之大義與天下之大利也故義利之說並立而不害不辯而自明至於禹之傳子非以為利也將以息天下之爭也後世已疑其德衰湯之放桀非以為利也將以除天下之虐也後世果以為口實焉湯皆聖人也時非唐虞不得已而為夏商天下之君子固知其心而宋人或未之知也於是義利之說始交相勝而不明矣武王之克商無以異乎湯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則義士固非周矣商民之心亦不能無疑於是周公作書諄復諭之若曰非我小國敢弋商命又曰非我一人事德不庸望時惟天時又曰非予罪時惟天命其言武王則曰不敢替厥德其命康叔則曰用其義刑義殺深欲天下知周之伐紂非利而為之皆義而已矣至於周衰王者不作齊桓晉文始假義以濟其利伐楚以責黃納王以示民夫豈出於誠心哉吾夫子蓋隨之及判為義利之說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又曰放於利而行多怨門弟子知之故曰子罕言利夫子之言已有心於救世矣逮至戰國先王之道喪天下始專於趨利而不知有義為君者好利而忘其民為臣者見利而遺其上游說之士朝縱而暮衡捭闔之徒俯仰而仰卑若隸吳申商蘇張公孫衍之屬既甘心於為利楊墨之說又乘間而入之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是賊義以利其身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是賊仁以利於人也孟子以一身扶持王道倘不深斥為利之說以專明吾義不幾於推波助瀾抱薪救火乎是故答梁玉則曰王何必曰利關宋牼則曰何必曰利不從陳代枉尺直尋之請力辯萬章割烹食牛之問辭儀衍以妾婦之道斥楊墨於禽獸之域至於湯武放殺之事往復論之尤為詳明夫豈好辯哉將以存吾義也雖時君謂之迂闊終莫能聽然使萬世之下知有仁義之說不相胥而為害教者孟子之力居多也世之議

者謂天子以周為至德言或云孟子告諸侯以王於子之帝不台殊不知春秋之際諸侯猶有畏義之心而王室之衰微未若戰國之甚故夫子不忍言湯武之事而每有勸東周之心至於孟子之世天下合為六皆國富兵強侈然有闢土地朝秦楚服中國而撫四夷之志故孟子每言湯武而要之仁義使諸侯知有仁義之說則征伐之事孰輕為之乎是乃孟子之所以存周也然則義利之道得堯舜而行義利之說得孔孟而明聖人之有功於後世豈不大哉

秦伯可謂至德論

史堯弼

君子之於天下不求其德之可見而求使其德之不可見是以功足以及百世君子於此辭之而不為澤足以被萬物君子於此避之而不居靈舉而推之於人使天下受其賜而已不與焉此其用心不亦甚大而其為道不亦甚遠也歟吳秦伯之將遜國之將衰而周之將興蓋可必也以秦伯之興而得立於天下其功之可以及世而澤之可以被物者亦可必也而秦伯方且遠遜國避若無能然必舉而遜之王季以待文王之興靈使天下被文王之道而已不與焉此其志在於天下而豈屑屑然遜國以為高逃名以為美哉孔子曰秦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甚矣世之人不足以知聖賢之意則以為舉靈受之國而與不當受之人此人之所以難能者既有遜國之實而澤遜國之名此又人之所難能者而遂以此為秦伯之至德夫舉國而畀人好名之士可得而能也有其德而辭其名遜世之士亦可得而能也秦伯之德豈好名而已乎抑亦遜世而已乎是二者皆不足以為德而況所謂至德者哉方太王之居邠也周之王道雖未行於天下而天下之心已歸於周矣君子幸而出於此時豈不欲有為於天下哉使秦伯於此奮然以周家之業自任天下必不以我為貪使王道自義而成天下必不以我為專而秦伯則不然以為天命之歸有待於文王天下之人方歸於文王豈使王道待文王而行不必其行於我也使王業待文王而成不必其成於我也於是慨然捨去其所當傳之業而不以為嫌遺託於魯夷之地而不以為陋以成文王之德於天下率天下之諸侯罪而惟文王之歸舉天下之民

無有違道莫不均故文王之澤而周之勳遂大集於天下此其心豈遽之以位哉亦遽之以德而已豈特為周室
哉將以為天下而已及夫王道既已行至業既已成天下皆知其為文王之功而已不與焉此豈尋常遜國以為
高逃名以為美者可希其萬一哉是知以天下遜於人猶可能也進而使天下蒙其澤所不可能也澤及於天下
猶可能也澤及天下而使人不知其澤之所從不可能也非天下之至德其孰能與於此哉昔之以位遜人者非
一矣堯之於舜舜之於禹以天下遜者也伯禹之於益伊尹之於太甲以天下遜者也其事之大小
不同故其效之溥薄亦異今泰伯之遜不過區區之郊七十里之國而已而孔子乃以天下遜之此與伯禹子
順季札遜一國者何異而乃加之以堯舜禹湯天下之名何讓當闢之孟子曰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君子
之不以天下輕授人如此故堯之遜為天下得舜也舜之遜為天下得禹也今泰伯之遜是為天下得文王也此
其用心豈非堯舜禹湯天下之心歟堯舜禹湯之遜及於天下而於此使禹之道及於天下而於此亦能使
文王之道及於天下此其所收之效豈非堯舜禹湯及天下之功歟進行為聖國之國而其道大被於天下雖謂之天
下遜其誰曰不然是以伯禹之遜人不過讓其清子服之遜人不過讓其節季札之遜人不過讓其義而泰伯之
德至於民無得而稱豈非其道之在天下有不可得而名言者歟雖然泰伯所用之心所收之功與堯舜禹湯同而其
所遺之事則與堯舜又大相遠者堯舜之遜也當德業之已成天下之全盛而舜禹又皆有已就之功故堯舜之
德可得而見也今泰伯之遜也當德業之未著天下之未一而文王之方幼又無已行之驗故泰伯之德不可得
而見也孔子之定書於堯舜之遜止直著其事而未嘗論其所以然豈非以其顯而易見也歟至於泰伯則不然
必斷然表而出之曰至德以明示天下後世嗚呼泰伯之心非吾聖人其誰明之

刑政德禮論

陳善

聖人示人為治之道精粗本末無不盡也聖人之道輔世立人之道也而貴乎盡不盡則為道非所以立人
道不立而謂之治者未之有也兩間莫大於人而君者人之主而任立人之責者也其所以立之者政刑其粗德

禮其精而德又精於禮也政者生之安之而有不生其生不安其安而為非作亂於其中則刑之所由起也刑者
禁其為非而治其作亂所以一之使人各生其生各安其安而猶未也何者政刑者治人之身而不能治其心心
者人之所以為人治其人而不能治其所以為人身免於罪戾而惡之根猶伏於心不足謂之一也是故先之以
德以興起其同得之天德之以禮以裁成其有生已定之性修身齊家以為不息之本制禮勸教以同其風興起
以動其變之機裁成以盡其化之道如是則民之身得其治而其心復無不治表裏流通形性合一得其為人而
復得其所以為人人道於是而始立而君之道亦於是而後盡也刑政德禮諸論之論語夫子之教皆所以立人
也夏時服輅其大體政刑德禮其精義也所謂經綸天下之大經肫肫其仁者也道之以德一語則又所謂淵淵
其淵以立天下之大本蓋二帝三王之精微萬世立人之道莫之先焉者也太極之分上立天下立地中立人為
三才天地其身而人為之心而人之心又其所以為天地心也者心不正則人無以為人人不正則天地亦將無
以為天地故君子者其貴為尊重其位為大寶非位無以正人而其所以正之者非苟焉忽焉若後世之為治者
也何者正民者正其心也生民安民之具不可無而民禁民之器亦宜有而能使之沛然革心奮然為善洗滌舊
惡而皆為善人君子之歸則非政刑之所能也是故德禮精而政刑粗德禮本而政刑末而德又精於禮而為之
本二帝三王之所以為天下君孔孟之所以教天下萬世其於此四者未嘗不深致其意而曲盡其至也夫治天
下之道不可以不盡盡之云者精粗本末無不備也重高慕遠忽其粗而略其末不可也魯近功樂知數事一切
迂其大本而忘其精微尤不可也是故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官倍周官三百六十皆所以為政也舜禹六府三事
箕子武王九職八政取無不舉而以厚生食貨為先刑末賞廢而以教過欽恤為重而猶以為未足是故六府三
事以三德為樞九貢五服以祗德為要九疇八政以建極為宗建極者正心修身以為天下之標準明其明德以
明民之明德也德明則人心皆感動興起而禮者又所以一其不一者是教秩宗與禮禮之一而司徒之教人倫
巡守之修五禮禮之備也周官三百六十總謂之周禮而司徒宗伯之官居其百有一十禮教國典之常而六官

庶事庶物皆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之所在也并所以厚其生庶職以利其用六卿九卿九州九牧以盡其心
司冠以禁其非而一人終拱於上探精微端本領孝弟齊家以為天下先地官春官風夜同寅修舉五典五禮三
百三子以樂之天下歸王抱璞得其同然者無不動而東奔有則得其當然者亦無不覺所以二帝三王之民皆
直道而行而堯之所謂舜來匡直養正振德易所謂財成輔相以左右民者二帝三王無不盡也本末兼得精粗
備事兼盡通融遠近齊一建極保極君民台體太和之氣雖洽流通所以天成地平鳥獸草木亦無不得其所夫
子之言益祖述憲章之全體為人君者所當深思其致者也雖然夫子之精意猶有所在讀者所當知也何者德
其體也禮者全體之中槩然截然者也道之以德亦惟先盡其禮而以孝弟為先齊之以禮者亦惟推其同德之
天秩事為之制物為之則以盡其財成輔相而已是故德禮雖二而實一惟德常為之先而禮之推行則其次耳
不然德為虛器而禮者強民使之從也豈能有恥且格興起而齊一哉

世論

郝經

凡物之生莫不有所本而為之性天地本太極則太極為之性萬物本天地則天地為之性人官天地府萬物得
於賦予之初見於事為之間而復於真是之歸則其所性根於太極受於天地備於萬物而總萃於人所以為有
生之本秉理之原也故無所不本之謂命無所不有之謂性無所不統之謂心無所不著之謂情則性也者命之
地心之天而道德之府也敬道之善體乾之元發陽之端與生俱生而能生生不與生俱壞而能不壞與天地周
流不入於偏妄萬事萬變莫能外焉其體則靜其用則動其位則中其理則善其氣則生其德則仁其蘊也充實
其積也輝光混然而無間粹然而不雜所以復太極之本而得本然之全也然而有理而後有氣有氣而後有情
情復於氣氣復於理則能仍全氣拘於情理昧於氣則用夫修道之教而資於學問之功也夫氣稟不能移和氣
不能奪不待問學安然而化則聖之事也稟而知所以存移而知所以復盡夫問學以充夫性則賢者之事也溺
於氣稟之偏誘於嗜欲之差不為問學亡而不復則小人之事也雖然天之賦予者一受其成而不壞聖自聖賢

自賢小人而自小人本然而固有者無加損焉所以與太極為一為命之地心之天也大聖大賢立極指劃必本於是仲尼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又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又曰利貞者性順則推本然而言也曰性相近習相遠上智下愚不移則兼生質而言也蓋有本然之性則有生質之氣性統氣氣統性相須而一也故劉康公謂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而言其位樂記謂人生而靜而言其體子思子則謂天命之謂性而言其所受孟軻氏直性善而言其理之本然則無不盡也無不備也其言之善自告子始告子曰生之謂性生固可謂性矣而所以生之理則不言也是以差也至荀卿則斷然而謂之惡惡性也哉生質之情則有之其本則非惡也揚子則為清亂之言曰善惡混性之理無不善其惡則清之流也源泉而清之以泥其清源之本在焉而惡謂之濁日月而耀之以雲其昭微之本在焉而惡謂之昏清濁不相入也昏明不相易也而可混乎哉本然之善兼而為惡修而復之則性自在焉源泉清而日月明也鳥可謂之混也至韓愈氏則以五性七情并繫理氣相合而為言則過夫荀揚遠矣第謂性與情之品三則太拘而有未盡焉者蓋自其同者而言則萬殊一本自其異者而言則一本萬殊非三品所能限也至子蘇軾則曰言性之善自孟子之定名為善也曾不知孟子之言不過孔子孔子曰元者善之長繼之者善則性善者孔子之言也向無定名則人亦無定性哉是亦一偏之言也蓋孔孟之言性也本夫理諸子之言性也本夫氣是以至於膠戾而不知其非也夫通天下一理會萬物一氣無非本然之全也堯舜禹湯之性同而其生質則異稷契禹湯則謂之人商均丹朱楊朱我子姪故可不謂之人乎堯舜禹湯之而幽厲不由彼能安全此則恣而不還也語其本然則人與草木鳥獸異其生質則人與草木鳥獸同雖曰人也而不能存則亦草木鳥獸也雖曰草木鳥獸也如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豺獮之報本苟能存焉則人也故孟子曰人之異於禽獸也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嗚呼物欲肆而天理亡能存之者鮮矣自言性者不一而善惡之說差又非惟不能存而為惑世惑道者竊之誘人以善而導人以利懼人以害而驅人以惡以偽亂真謂張謬妄入於人也深仁義道德之說不行使天下之人皆忘其本然之性而無復人道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

不君其君遂底於亂而淪於血肉悲夫

道論

經

道統夫形器形器所以載夫道即是物而是道再即是事而是道在近而易行明而易見也謂夫虛無恍惚而不可紀極者非道也謂夫艱深幽阻高遠而難行者非道也謂夫寂滅空闊而遙為誕妄者非道也道不離乎萬物不外乎天地而總萃於人焉天地至大萬物至衆而人至靈非是則道無以見也故動靜相根通之幾也陰陽相乘道之氣也剛柔相錯道之形也清長相尋道之變也其包燭長貫上下統中外使天地萬物各受其成守其則而不可易者則謂之太極其運生死往來環始終使天地萬物各全其理新其氣續其形生生而不已者則謂之造化其湛靜方一而不可易變動周流而不可測者則謂之鬼神其全太極之體乘造化之機運鬼神之情而與道為一者則謂之聖人故天地有道之區宇也萬物有道之郵傳也聖人有道之主宰也莫不出乎道莫能離乎道而人為甚焉故道也賦予則謂之命其得之理則謂之性其制宰之機則謂之心其發見酬酢則謂之情其血氣之所嗜則謂之欲其義理之所得則謂之德全心之德則謂之仁盡心之德則謂之忠推心之德則謂之恕實心之德則謂之誠德之品節則謂之禮德之中和則謂之樂故有特夫此者道也管者知夫此者也勇若希天此者也修夫此者賢也盡夫此者聖也昧夫此者愚也推而行之則天地萬物各得其所恃而忽之則天地萬物各失其序致而極之則天地萬物各尋其極泰之何人之心其易放而其德善易亡也聖人有憂之懼夫不見負荷而道因之以壞也於是觀其時而佐其極生人之初欽欽黷黷醇而又醇也天地自若也萬物亦自若也各數夫適而莫有失也聖人弗言焉見解出矣聰悟開矣於是密攝氏始泄道之幾而盡夫卦猶未見夫辭也情欲生矣血氣勝矣流於偏而入於左也於是陶唐氏始曰中有虞氏曰道心曰人心偏既勝矣欲曰張矣無悔紂肆禍生人而毒天下也於是湯曰建中武曰皇極伊尹陳一德周公制禮樂其並道之弊可謂至矣厥後陵夷於幽厲爭奪於五伯德不足而力禮不足而刑先王之制於是大壞人心放紛而道日敗也於是仲尼氏出作為六經建道

之性而得與天地並為之男女夫婦父子兄弟君臣朋友而人之大倫正為之禮樂刑政文物制度而人之大法
立為之士農工賈服食居室而人之生理存根剉推致因仍相益各底其極道之用盡而其體具矣既而顏子以
之言仁曾子以之言聖子思以之言中庸孟軻以之言浩然之氣皆所以羽翼大道也道所以生形器人所以居
形器大聖大賢所以修形器也道之所生聖賢之所修斯人居之而已矣彼昏無知弄而弗居故心亡德寄焉
此血氣肆而道心亡存者悠張而天理滅矣動靜相違則道之幾乖矣陰陽舛悖則道之氣奪矣則道失中則道
之形繆矣不能運會則太極差不能始終則造化熄則道之原幾乎塞矣夫原於道道原於天萬物原於大地人
原於天地萬物人不隨道則天地萬物壞天地萬物壞則道壞矣道具於形器形器亦壞於形器形器所以載道亦所
以壞道也則天地萬物之中安用天人乎曾思魯草木之不若也鳥獸草木雖不能純與乎道亦不能壞道就謂
人而反壞道乎於是高遠者欲遺形器而離人類違入於虛無誕妄者欲破形器而絕人類違入於空寂遺者而
卒其能遺滅者而卒莫能滅所以為異端自以為是而不知其非也盡於吾形器之中求吾之所不壞乎吾之所
固有者道之所不壞者也一形器壞則有一形器道固無恙也存而居之則道在於是故道一壞而在聖人再壞
而在六經道雖屢壞而固在也天地萬物者道之形器也六經者聖人之形器也道為天地萬物以載人聖人者
書以載道故易即道之理也書道之辭也詩道之情也春秋道之政也禮樂道之用也至中而不過至正而不偏
愚夫愚婦可以與知可以能行非有太高遠以惑世者惟夫未有見夫此也故以為高遠以為幽深以為險阻也
莊周雄辯過於高當卿者書求夫異後世百家眾流乃探遺跡欲出聖人之上卒在聖人之下曾不知聖易者乾
至簡者坤聖人所教六經所載者多人事而罕天道謂盡人之道則可以盡天地萬物之道能盡天地萬物之道
則三才之德一貫於我矣嗟夫天地萬物具在聖人之六經日星而昭昭也而由之者鮮濫亂於嗜慾擗於
奢誘溺於富貴淫靡於文章沉溺於訓詁破碎於法科文辭於聲樂溺於高遠惑於異端窮於詐昧於私而塞於
不行悲夫聖人之形器將遂壞也歟

教論

經

天地生物本之者道也載以氣而流以形使之各正性命而不失其本焉者教也故播之以四時推之以六氣交之以五行照之以日月之明鼓之以風靈之力潤之以雨露之澤肅之以雷霆之威發揮其精神變化其氣質無非所以為教以成夫道也人配天地以生其所以為道為教者莫不備而其所以行道立教者則又有甚焉故自太極而下教在天地密構而下教在聖人仲尼而下教在六經教之始生也則道之弊也聖人因而修之入之性始漓而欲漸長也於是有書契以代結繩人之欲漸長而漸踰分也於是有法度以為刑政人之爭端日興而漸以禍人也於是有師旅以為征伐世變日下人俗日偷於是逼為之防曲為之制因其情而導之使不害國其情而遏之使不流於是因其本然之倫而為夫婦父子兄弟使之親親而不離因其本然之序而為君臣師友上下使之尊尊而不犯因其本然之禮而為冠昏喪祭朝聘會盟使之節節而不亂因其本然之分而為其本然之義而為孝弟忠信睦姻任卹使之沛然而各蹈其道因其本然之則而為其本然之獻然而各盡其情而後不愆不惑信如四時升降舒數和如六氣涵浸浹洽澤如雨露靡然從化速如風雷厲焉法令凜如雷霆五音純八風調兆民樂其生萬物得其所無疵厲天籟而共頌仁壽教立道行而天下平天人相通上下為一神人允協幽顯周闔而人道始盡矣故教始於宓戲成於堯舜備於周公定於仲尼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乾乾取諸乾坤蓋宓犧而下至於堯舜聖聖相承興廢補弊教立而後道備道備而後樂為天尊地卑而乾坤定卑高以陳而貴賤位黃帝堯舜則中天下而立與乾坤並而為三也黃帝堯舜氏流繼以夏商之衰教幾大壞而周公制禮作樂備六代之典使天下之人徵而行之以為教教復立而周室大治厥後周衰聖一降而帝帝一降而王一降而霸所謂道與教者莫不壞亂之極而仲尼氏出則無黃帝堯舜周公之任創立法立制之權不能修道立教繼聖天下而莫能用於是制作六經天人之理則寓諸易天人之辭則寓諸書天人之情則寓諸詩天人之政則寓諸春秋天人之則則寓諸禮天人之和則寓諸樂性與天道之要立身行己之實則寓諸七十子問難之問三綱五常

大法大典而無不備先聖人之道具在沛然與天地同流中天下而立亦與乾坤並而為三也邵子曰春夏秋冬
者昊天四時也易詩書春秋者聖人之四經也昊天以時授人聖人以經法天天人之事備矣故曰太極而下
教在天地天地而下教在聖人仲尼而下教在六經則太極為教之始而仲尼為教之終終而後始則仲尼亦一
太極也立經陳紀建極垂世亭遠範育範成其為教也無窮天地在而六經存也天地不壞而此教不壞也
故自仲尼氏沒雖分裂於戰國火於秦黃老於漢佛於晉宋魏隋之間而難於唐宜乎大壞一無所有而天地自
若人之恆不易也本然而固有者皆不亡而六經猶天日月之昭昭也百姓日用而先王之道澤猶在也彼所謂
老與佛與凡異端者亦皆假之而奸其間也向無六經為教則人之類滅而天地或幾乎熄天地熄而人之類滅
則彼所謂老與佛與凡異端者將安所厝哉大哉子仲尼之道六經之教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兄兄弟
弟其與太極並始終乎彼異端者又焉足為重輕也哉

異端論

鄭經

儒之名立而異端作儒之實亡而異端盛實說亡矣虛名之儒何益乎是以不競於異端是以天下之人蚩蚩擾
擾援以儒為異而不知異端之為異也夫道行於一喪於二天下治於一亂於二矧異端之多乎哉昔三代無儒
者而天下皆儒也後世有儒者而天下無儒也三代之風莫盛於周周之盛莫盛於禮樂自黃帝至於文武六代
於是乎備有異服異言之與有反常惑眾之誅居有服章動有儀則出有權衡入有規矩沉涵仁義優游禮讓咀
咏德澤方此之時人人皆儒而天下無儒之名也是以成康四十餘年德著刑措可謂盛矣及周之衰禮樂廢缺
王政下移侯度不謹孔子有天縱之聖而不位君師六代之典於是大壞吾民日趨於異孔子殺諸弟子各以其
說游於諸侯而儒之名始立孔子之時已有過不及之差愚魯嚮辟之不一即本揭原分幹權枝折異端於是乎
作是以子夏之後流而為莊周李斯出於荀卿之門而周亂其理斯削其跡墮先王之制滅先王之道萬億之不
能一存撤天下之藩籬破天下之畦畛則孰不得鼓毒揚毒於其間哉是以申韓以刑名孫吳以兵儀秦以辯楊

朱為我墨墨愛雖然鋒出燦然星布至於漢氏賈誼以王佐才當漢文致理之時而猶感於申韓史遷學名慕
綜先黃老而後六經何者儒之實亡而異端盛莫知所從也遂致後世夷貊肆而老佛橫敗人之國亡人之家傾
人之天下塗吾民之耳目亂吾民之心術斯吾民之天性而不可救藥也悲夫孟軻氏辨之於微而時人弗知仲
舒欲罷黜百家而孝武不用韓愈氏力為之爭而竄逐南海三人者非不為大儒也而不能遂滅異端措天下於
三代之隆躋吾民於康衢遂吾民於仁壽者豈皆異而已獨儒而欲以一己之儒一天下之異是猶致寇於室而
坐甲於戶也力而禦之死而敵之其為勝也不亦難乎然則天下遂為異也亦有時而出也耶道與時不可必天
欲生斯民也育斯民也必有大聖人者舉三代之隆以勝之矣不然則其亦已矣雖有孟軻仲舒韓愈者亦無如
之何矣孟軻仲舒韓愈者猶無如之何觀今日之文章斷今日之事業吾為無望爾也夫

氣論

郝經

道統天地萬物之理氣統天地萬物之形道入於氣則理入於形氣也者所以用道造形成變化而行鬼神者也
故天地萬物在於屈伸消長之間流峙融結之內為寒暑為晝夜為死生為覆載窮顯為壯穉榮悴為晦明剛柔
精聚而為物游散而為變貫四時閱千歲振古而不弊焉者也人稟是氣以生而理無不具渾涵於性而斡旋於
心發揮於情而著見於事業體於仁用於義樽節於禮昭徹於智充塞於誠其力則為勇其才則為斷其油然莫
之能難則為善浩然莫之能禦則為大當於理則融然而喜悖於義則勃然而怒惻焉而內恕則為哀懼焉而暢
豫則為樂委曲於幾微之間而圓轉於變通之際履胃於公普之地而挺特於正大之域其為體也則動容周旋
而無不至其為聲也則合比律呂而無不和其為容也則莊厲溫恭而無不正其為色也則晬然見於面盎於北
故能與天地同流而貫萬物為一是氣也自聖人而至於下愚其稟之也一也自赤子而至於耄耋其用之也一
也自生而至於死自死而至於生其本之也一也然其所以為聖所以為賢所以為君子為小人者存養之功至
與不至也安然而運化不待存養而莫或傷之者聖也養而存之而莫使傷之則賢也暴而傷之至於消沮悖逆

則下愚而小人也存養之道積於義理止於分位出處以時動容以中齊莊中正而有立寬裕溫柔而有容發強剛毅而有執振於饒散之中收於流蕩之際重審省以作志氣去虛驕以除客氣斷嗜慾以安血氣暢沖和以宣滯氣致恬澹以充道氣去絕人欲之私一以天理之公則雖小人而可以為君子雖下愚而可以聖自局奢索盡之中可以至於剛大矣嗚呼天之賦予者甚大而人往往自為小之氣所以載道而人往往自為壞之天地兩間無有限量窮孰不當高視闊步而浩然莫之違也或者乃至於無所容俯仰慚忤手足莫措皇恐戰汗雖或為騖張誕妄猖狂恣肆其中則枵然而莫之有一旦臨小利害則屈喪俱盡皆人也而獨若是獨不知其所自耶

命論

郝經

命者道之令居陰行陽主性立心而不易焉者也故有本然一定之理判然一定之分截然一定之數沛然一定之氣所以賦予授受窮天地亘萬世化化生生而不已也故其體則一定而賦予則不定其體則一本而賦予則萬本由其體而及於用自其殊而反於一則惟齊非齊參天兩地奇耦錯綜天地萬物皆受之而卒歸之莫不聽焉莫能易焉出乎道號召天地人物而使用乎道千變萬化不能離乎道而皆維繫焉是以謂之命也故其大本著於太極自其為動靜為陰陽為剛柔則太極之賦予而天地受之也為二氣為五行為寒暑晝夜為生長收藏則天地之賦予而萬物受之也人受太極天地之全為心性為形體為男女夫婦為父子君臣為禮樂刑政為生殺與奪而萬事萬物聽焉故道造太極之命太極造天地之命天地造人物之命人造萬事萬物之命而且成太極天地之命者也始則受命次則聽命次則造命終則復命夫道德仁義孝悌忠信則得之於天是受命也壽夭窮達貴賤得喪則定之於天是聽命也宰制施為成己成物則出之於己是造命也全而受之無所棄全而歸之無所遺盡其在我與天為一是復命也受者修之而弗敢壞聽者順之而弗敢違造者操之而弗敢失得者終之而弗敢怠則太極天地能造我而我亦能造太極天地與太極為一與天地為三夫是之謂聖人仲尼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又曰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倖夫窮理盡性學也至於命則知矣居易以俟則聽也行險

傲倖則違矣故又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嗟夫世之人不能為學以知命又不能修身以俟命動而棄擲終以違悖至於顛運蹇蹇則曰是吾命也可乎哉凡棄父之命者則曰不孝反君之命者則曰不忠違師之命者則曰不敬矧於悖天之賦予而恣為戕伐不反躬責己而曰在天之人也可以謂之不仁故聖人安命賢人俟命而小人委命安命者道化俟命者德全委命者自棄

四子論

王禕

四子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也論語孔子及門人問答之微言而記於曾子有子之門人大學亦孔氏遺書其經一重孔子之言而曾子所記傳十章則曾子之言而門人記之中庸三十三章子思之所作孟子之篇孟子所著或曰其門人之所述也論語先漢時已行蕭望之張禹皆以傳授而諸儒多為之注大學中庸二篇在小戴記中注之者鄭元也孟子初列於諸子及趙岐注之後遂顯矣爰自近世大儒河南程子實始尊信大學中庸而表章之論語孟子亦各有論說至新安朱子始合四書謂之四子論語孟子則為之注大學中庸則為之章句或問自朱子之說行而舊說盡廢矣於是四子者與六經並行而教學之序莫先焉然而先儒之論以治六經者必先通乎四書四書通則六經可不治而通也至於六經四書所以相通之類則未有明言之者以余論之治易必自中庸始治書必自大學始治春秋必自孟子始治詩及禮樂必自論語始是故易以明陰陽之變推性命之原然必本之於太極太極即誠也而中庸首言性命終言天道人道必推極於至誠故曰治易必始於中庸也書以紀政事之實載國家天下之故然必先之以德峻德一德三德是也而大學自修身以至治國平天下亦本原於明德故曰治書必始於大學也春秋以貴王賤霸誅亂討賊其要則在乎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而孟子尊王道卑霸制閭閻異端距邪說其與時君言每先義而後利故曰治春秋必始於孟子也詩以道性情而論語之言詩有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又曰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禮以謹節文而論語之言禮自鄉黨以至於朝廷莫不具焉樂以象功德而論語之言樂自韶舞以及禽純嘽繅之說莫不備焉故曰治詩及禮樂必始於論語

也此四子六經相通之類然也雖然總而論之四子本一理也六經亦一理也漢儒有言論語者五經之錦繡六經之侯衿孟子之書則而家之於戲豈獨論語孟子為然哉故自陰陽性命道德之精微至於人倫日用家國天下之所當然以盡乎名物度數之詳四子六經皆同一理也統宗會元而要之於至當之歸存乎人焉爾

格物論

黃佐

物理昌謂之天理也本於賦予稟受自然明覺莫之為而為者也如惻隱之心非納交要譽起其聲而然也是也物欲鬪謂之人欲也不安於品節限制而鑿以私智非天之所以與我者也如子貢貨殖而必先言其不受命是也去其所本無而復其所固有則萬物皆備於我矣夫理雖可以觸類而長而其出於天者物物各有當然不易之則自私用智則違天而自賊故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又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周禮曰則以觀德毀則為賊是也則者法也自貌言視聽而達諸人倫無非物也而莫不有法焉如恭從明聽以及親義厚別信之類是也推之盈天地間無一物而無理可法者違其理則非天之法矣易所謂天則正以其出於天當然不易者也孟子亦曰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豈敢毀之而自賊哉將欲行之必自致知始致雖有推極之義而說文原訓則曰送詣也其文為久至觸類而推極之久則天牖帝迪送詣而至性之本善吾所固有者明而通於心中矣是故格物所以明善也誠意所以誠身也身主於心心發於意意萌於知知起於物曰致知在格物不言先者知與意雖有先後其實非二事也知之不至則意不誠而無物記曰物至知知而後好惡形焉何者好善惡惡感於物理者也好妍惡嫌好富惡貧感於物欲者也道不離物物不離事盈天地間物物各有一理存焉去欲求理豈以空談悟哉不曰理而曰物者踐其實耳鄭元曰格來也物猶事也程子因言物來知起象山曰格至也研磨考索以求其至朱子因言窮至事物之理溫公曰扞格外物以物至為外非台內外之道黃潤玉曰格正也義取格其非心心正矣奚用誠意致知為哉是數說皆因記而憶者也惟說文曰格木長貌從木各聲取義於木聲以諧之其訓精矣今夫五行之各一其性也水土金火匪萃錫合皆可為一惟木不然接接暫同終則必異理欲同行而異情正

如桃李荆棘共陌連根始若相似及至條長之時形色別矣荆棘必剪猶慈之留連夫身者也桃李必培猶善之欲有諸己也培其根而達其枝則本各滋息而長矣修其本而達其末則物各觸類而長矣是故耳目口體物也心為本而視聽食息其末也喜怒哀懼無節於內胡為物交物引之而去乎必使心能為身之本明於庶物而後已父子兄弟物也自孝弟慈推之則身為本而絜矩其末也好惡胡為而偏乎必使身能為國家之本至誠動物而後已天下大矣始乎格物先事者也理自理欲自欲則本根各異物既格矣至於天下平後得者也人人親其親長其長物各付物則枝葉亦各不同焉惟明也辨物之理欲而至善存惟誠也成物之始終而大道得孔子之誠身不過乎物孟子之萬物皆備反身而誠皆反本之謂也或曰禮樂刑政之道為獸草木之名莫非物也汎而格諸曰否否本則身厚則倫經不云乎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慎獨論

黃佐

道也者無有精粗大小遠邇微顯格天地濟民物日費而用之不可得而盡也正萬目以視之而莫知其所由也故曰君子之道費而隱得之者蓋或寡矣必也敬乎易以衣袽言戒履霜言慎目睹者也以存當言恐懼耳聞者也不睹而亦戒慎焉不聞而亦恐懼焉雖青天白日之下稠人廣坐之中其暗處細事必自知之及其微有跡也詩云無曰不顯莫予云覲韓嬰曰匹夫匹婦會於牆陰而明日有傳之者矣男女大欲不正則放僻邪侈將靡不為焉天命不能須臾存矣是故君子慎獨必造端乎夫婦正其源也朱子曰有天地後此氣常運有此身後此心常發要於常運中見太極常發中見本性豈非顧諟之功耶欲既遠矣惟理自安日用常行念念精察則此心全體虛明洞徹天何言哉昭昭於此已發者往未發者來逝者如斯澄潭於此充滿流動如川之不息天之不窮內外本末體用動靜洞然無一毫之間而為飛魚躍觸處朗然也存者存此而已養者養此而已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至此則從容中道浩然之氣其生於性矣乎其成功也自其燦然時出者言則謂之聖聖則知命以盡性故曰如天如淵自其渾然真切者言則謂之仁仁則盡性以至命故曰其淵其天敬以遵嚴斯其至